八編類纂

稗編

學類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秦儒生與之分共積怨也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賢才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禮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不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

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立五經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嬴擔負也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上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盻則大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曁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

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武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待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序未立而經術彌顯時燕齊趙魏之間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

於邊朔、長于戎馬、因魏氏喪亂、屬尒朱殘酷、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于國學、又于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初遷都于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于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

奬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唯濟南之在儲宮、
性識聰敏、頗自砥礪、餘無聞焉、齊氏司存或失其守
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
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
發廣平宋游道而已、自外莫見其人、齊制諸郡並立
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
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
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
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
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明皇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于是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其從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于南荊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抑亦近侍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隋文膺期纂歷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于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中州之盛

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尊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以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修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絲、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

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 通考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証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 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聞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于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于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竝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為之興廢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七

圖書編

學類

說心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說性

武周門達
孚作有原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三綱五常考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

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漢高帝詔曰人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更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詩皇矣之二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其一章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

行葦忠厚也其一章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

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幷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按角弓葛藟杕杜三詩正常棣行葦之反也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不可謂）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厭人忠厚之言分曉

誘敘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弟子之道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寛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乃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緇車令縣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

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若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于是上乃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

孫兄大過非待厲徳之累也

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謚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臨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帝於待淮南野不得為無過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荊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得已、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可何危言吾言序者而銷

趣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學術辨二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水堅於東霧釋於前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

別長幼序朋友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學者亦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習、記誦之煩、詞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但使之義序別、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者、或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古之學朮如此豈不皆無能之士也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低當是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

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臯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

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異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傚日求富强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鬭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

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以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

讀至此直欲哭矣

好佛老特好功利之别名

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强功利五霸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本此下亦有此

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察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今之初學小子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

之教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亦可悲也、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傳經諸儒之派

周易

〇商瞿—馯臂—矯疵—周竪—孫虞—田何

- 田何
  - 丁寬—田王孫
    - 孟喜
      - 焦延壽—焦延壽—京房
        - 姚平
        - 殷嘉
        - 乘弘
    - 施讎
      - 白光—翟牧
      - 趙賓—戴崇
      - 張禹—彭宣
      - 魯伯—毛莫如
      - 邴丹
    - 梁丘賀—梁丘臨
      - 五鹿充宗
        - 士孫張
        - 衡咸
      - 王駿—鄧彭祖
  - 周王孫
  - 服生
  - 王同—楊何
  - 周霸
  - 衡胡

易更四聖或曰三聖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世歷三古謂伏羲爲上古文周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而商瞿者孔門七十弟子列也授經爲眞其傳自魯燕東武以至于齊田何何故齊王族也漢初例徙關中于是易人中朝自何以上源出于一自何以下流分爲四而施孟梁京之學立矣房或云楊何弟子或云受易焦延壽或云京門人爲梁丘賀然房之學大抵從焦延壽焦嘗從孟喜孟氏四家之外又有高費二家之學高相授毋將永費直授王璜皆無師傳專言災異劉向言出于丁寬石渠之議梁丘賀立博士光武初

始立四家博士戴賓劉昆爲施氏注丹安任睢陽鴻爲孟氏范丹楊武張興爲梁丘氏戴憑滿孫期爲京氏劉向以中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其後又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王弼之屬漢志易有十三家唐七十六家宋二百四十家皆周易也連山易已亡周劉炫作僞易十卷歸藏十三篇隋時始出僅存三篇皆無師傳

皇明惟朱子本義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修易經大全行于世

尚書

伏生

歐陽和伯—倪寬—歐陽生—某—歐陽高

張生—夏侯都尉　夏侯白—夏侯勝

歐陽高

某—歐陽地餘

歐陽歆

禮震

曹曾—曹祉

陳弇—丁鴻

歐陽政

林尊

平當

朱普

鮑宣

陳翁生

殷崇

龔勝

- 夏侯勝
  - 孔霸
    - 孔光
  - 周堪
    - 牟卿
    - 許商
      - 王吉
      - 吳章
      - 唐林
      - 炔欽
  - 夏侯建
    - 張山拊
      - 假倉
      - 秦恭
        - 馮賓
      - 鄭寬中
        - 趙玄
      - 李尋
      - 張無故
        - 唐尊

書纂自孔子上斷于堯下訖于秦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然歐陽八世傳業至光武時歙學大行門生千人又爲司徒封侯牟融張訓爲大夏侯氏王良爲小夏侯氏其後三家俱亡于永嘉之亂而古文之書始行于六朝伏書二十八篇孔書五十八篇朱子曰熹嘗疑孔書是假漢志尚書九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四十三家皇明惟尚書蔡沉列于學官成祖命儒臣纂修書經大全行于世

古文尚書

○孔安國─都尉朝─庸譚─胡常─徐敖─王璜
　　　　　　　　　　　　　　　　　─塗惲
　　　　　　　　　　　　　　　　　─桑欽

古文尚書出孔子宅壁中、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孔安國得其書獻之、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惜其脫出不獲列于學宮、東

京杜林昆好之、賈逵馬融鄭玄之屬爲作訓鄭然石
經卒從伏氏晉鄭冲又好之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
授減曹曹授梅順爲豫章内史上其書而有缺典至
隋始備蔡大寶劉炫之屬皆宗之而孔學大行然姚
方興所上舜典多二十八字識者終不能無疑焉西
漢又有東萊書百二篇黜爲僞書乎當周敝皆經師
共勸留之不能得二子之留豈非以中書所校者乃
伏氏之書不可盡據歟然其篇目有九共典寶原命
肆命與書序相照豈亦有可留者不得以與並之而
廢之宋元豐中唐州民家得三墳書晁氏武云亦僞書

齊詩

○轅固生—夏侯始昌—后蒼

后蒼—翼奉—師丹—皮容

后蒼—匡衡—滿昌—張邯

后蒼—蕭望之—伏理

閭門慶忌

趙綰

王臧

魯詩

○浮丘伯—申公

申公—瑕丘江公—韋賢

申公—徐公—王式

韋賞

韋玄成

唐長賓

張長安

褚少孫

薛廣德—龔舍

張長安—張遊卿

張遊卿—許晏

張遊卿—王扶

韓詩

○韓嬰 — 賁生

韓嬰 — 趙子 — 蔡誼 — 食子公 — 栗豐 — 張就

蔡誼 — 王吉 — 長孫順 — 髮福

毛詩

○卜子夏 — 申生 — 毛亨 — 毛萇 — 貫長卿 — 解延年 — 陳俠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刪詩存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生傳伏恭任末爲齊詩魯申公傳包咸高詡魏應爲魯詩燕韓嬰傳薛漢召馴澹臺敬伯爲韓詩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傳謝曼卿衛宏賈逵鄭衆馬融鄭玄爲毛詩宏作小序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齊魯韓三家並立于學官毛詩至漢平始得立齊詩亡於曹衛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內傳亡于惰三詩既亡而毛傳獨行蓋大毛公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子夏其說多合

于金縢儀禮國語孟子諸書、引漢晉至唐宋、皆用其
說、至鄭樵作毛詩辨、妄以己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
主鄭玄、鄭玄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爲十四國世
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詩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三
家、皇明設學造士、專主朱子集傳、而諸家之學止備
參考、成祖命儒臣纂詩經大全、行于世。

公羊傳

卜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

公羊壽—貢禹—棠谿惠—冥都

公羊壽—嚴彭祖—王仲—東門雲

王仲—公孫文

公羊壽—董仲舒—褚大

公羊壽—胡毋子都—嬴公—眭孟—顏安樂

胡毋子都—段仲溫

胡毋子都—呂步舒

胡毋子都—徐公弘—孟卿—疏廣—筦路—孫寶

顏安樂—王彥

顏安樂—劉向—左咸

顏安樂—泠豐—馬宮

顏安樂—任公

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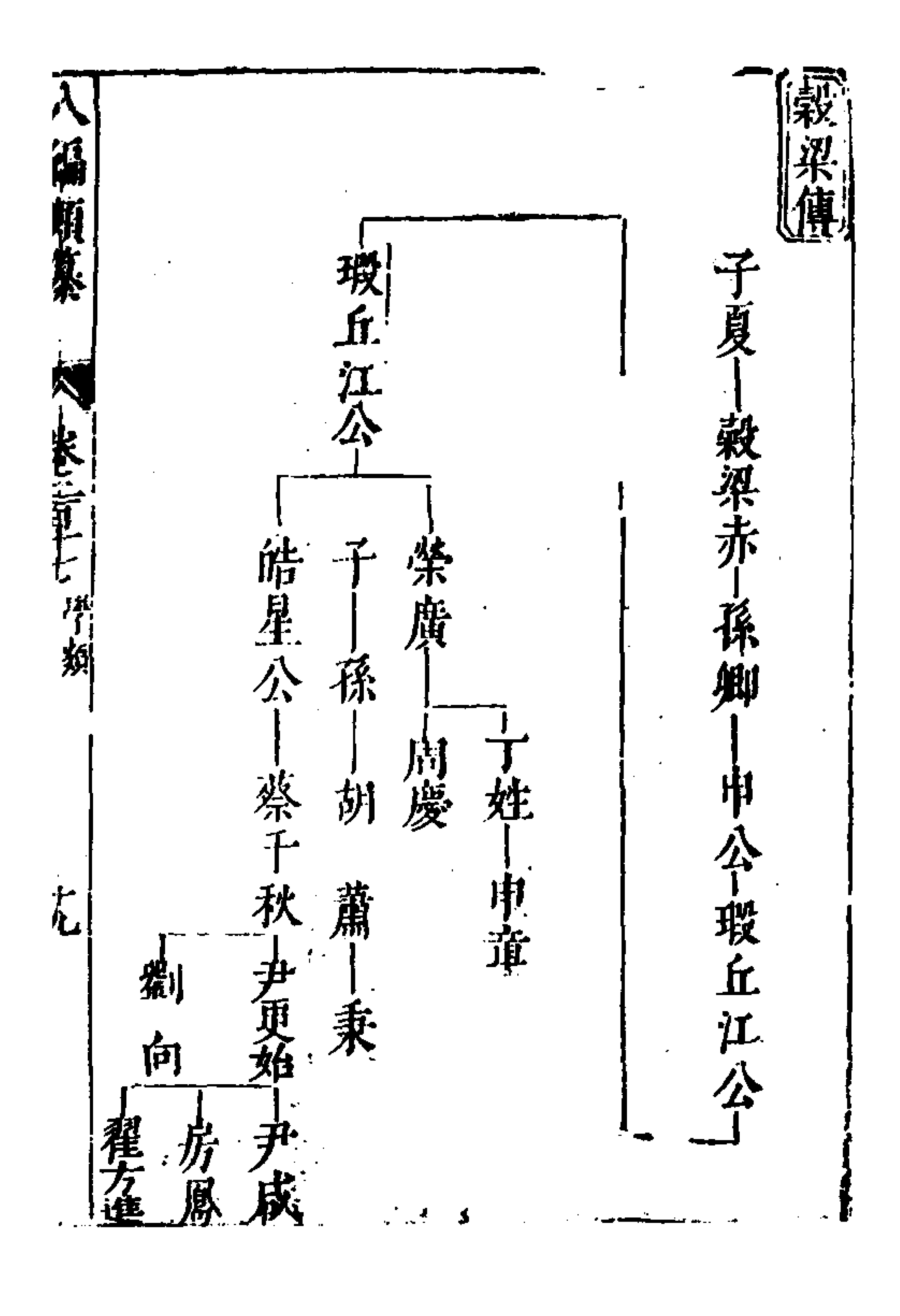
左丘明—曾申—吳起—吳期—鐸椒—虞卿

孫卿—張蒼—賈誼—貫公—張禹—尹更始

尹更始—翟方進

尹更始—尹咸—劉歆

尹更始—胡常—賈護—陳欽—王莽


子夏
穀梁赤
孫卿
申公
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
榮廣
周慶
丁姓
申章
子孫
胡
蕭
秉
皓星公
蔡千秋
尹更始
尹咸
劉向
房鳳
翟方進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戒
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周室既
微載籍殘缺仲尼因魯史以成春秋厥後則有左氏
公羊穀梁三家之傳三家惟公穀立于學官余讀子
夏喪服傳乃知公穀之文有所本焉三傳之行公羊
獨盛蓋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顯其後顏嚴二氏之
學益廣武帝爲之立顏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開
五傳者也穀梁之傳甚寡惟戾太子好之宣帝爲立
博士亦掛劍之意也卒不著東漢謝該頴容爲左氏
張玄爲顏氏丁恭周澤爲嚴氏又有李育何休盛稱

公羊爲顯學、而穀梁寖微矣、歷漢魏西晉至南渡、始得范武子、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皇明惟春秋胡安國列于學宮、至成祖命儒臣纂脩春秋大全行于世、

禮

高堂生

徐生
徐襄
徐延
公戶滿
桓公
單次

蕭奮
孟卿
后倉
閭人通漢
方梁
戴聖
楊榮
橋仁
戴德
徐良

閭丘卿
慶普
慶咸
夏侯敬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籍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二篇訖于孝宣之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出于魯淹中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所傳儀禮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大戴禮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也西漢慶氏與二戴並傳東漢止立二戴博士後惟曹襃父子宗慶氏學漢末惟鄭玄宗小戴記爲之注通儀禮周禮爲三禮漢志禮十三家唐志六十九家宋志六十四家樂志雜于禮記中凡六家漢惟制氏以

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皇明惟陳澔禮記註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禮記大全行于世

周禮—劉向—劉歆—杜子春—鄭興—鄭衆

　　　　　　　　　　　　—賈逵—馬融—鄭玄

秦用苛政與周官相反故禁焚獨憐至漢孝武是書始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故不立博士成帝詔劉向校錄經傳子歆繼之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得列叙著于錄畧而里人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說鄭興與子衆及賈逵往受業焉由是議郎衛仲南郡太守馬季良皆著周禮解詁林孝存曰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

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玄偏覽群經以爲經世大法、具載周禮、故能答林碩之論、網羅衆家、爲之條註、陸德明爲之釋文、唐賈公彥爲之疏、而後周禮大行于世、

孝經 顏芝—顏貞—長孫

江翁

翼奉

后蒼

張禹

按孝經自魯共王得之孔壁皆蝌蚪書人無識者孔安國以今文考定書之竹簡唐玄宗自註詔元澹為疏始立于學宮有顏經十八章孔安國傳二十二章劉向從顏氏

齊論語二十二篇 有問王知道二篇

王吉—張禹

王卿

庸譚

魯論語二十篇

韋賢—韋玄成

夏侯勝—蕭望

夏侯建—張禹

古論語二十一篇 分堯曰子張問為二篇

孔安國—扶卿

按王充云武帝得論語于孔壁中皆名曰傳孔安國以古論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漢安昌侯若魯論于

夏侯建、又從王吉授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為以授成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列于學官、古論惟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為之注、魏何晏又為輯解、梁陳時、惟鄭何立于國學、皇明惟朱氏論語列于學宮、而成祖命儒臣纂脩論語大全行于世、

大學
中庸

戴聖

程顥
程頤

朱熹

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官、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爲之章句、或問、通稱爲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爚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

陸善經註七篇

孟子

(一)趙岐註十四篇　孫奭疏

丁公著音釋

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趙岐陸善經爲之註，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一至宋始列于經，而孫奭爲之疏，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又說孝經爲政，趙岐云僞書也，漢文嘗置孟子博士，王充馮休李遘司馬公林愼思鄭厚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凡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書，至明惟朱子所註孟子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孟子大全行于世，

郭璞
樊光
爾雅
孫炎
（）周公—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劉歆

爾雅舊附孝經、六書爲小學之書、隋經籍志以附論語類、至唐陸德明始爲周公之書列于經、邇岐云、孝文嘗立爾雅博士、然史漢無徵焉、嘗考之前代小學一書古者八歲入小學、故保氏掌敎國子、敎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人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以六體試之六體

識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字也古例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皇明太祖頒洪武正韻一書行天下令科試行移一以是書為準